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九卷 甲申之變

懷宗崇禎○七年春正月朔，大風霾，占曰：「風從乾起，主暴兵城破。」鳳陽地震。李自成稱王於西安，僭國號曰順，改元永昌。賊掠河東，河津、稷山、榮河、絳州一路俱陷。自成偽牒兵部約戰，言三月○日至。兵部執牒者，則京師人自涿州還，值逆旅，客予○金代投。以為詐，斬之。上憂寇，臨朝而歎曰：「卿等能無分憂哉！」大學士李建泰進曰：「主憂如此，臣敢不竭力！臣晉人，頗知寇中事。臣願以家財佐軍，可資數月之糧。臣請提兵西行。」又曰：「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，連甘肅、寧夏之兵，外連羌部，召募忠勇，勸輸義餉，剿寇立功。否亦內守西河，扼吭延安，使賊不得東渡。」上悅曰：「卿若行，朕當仿古推轂。」上欲用石隆，建泰曰：「俟臣西行，酌而用之。」

癸丑夜，星入月中，占云：「星入月中，國破君亡。」乙卯，上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，行遣將禮，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。上臨軒廷，授建泰節劍。備法駕警蹕，御正陽門，賜宴餞之。命五府掌印，侯伯、內閣、六部、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，鴻臚贊禮，御史糾儀，大漢將軍侍衛，設宴作樂。上親賜卮酒，曰：「先生之去，如朕親行。」建泰頓首起行，上目送之，良久返駕。是日大風揚沙，占曰：「不利行師。」建泰御肩輿，不數武桿折，識者憂之。授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，隨輔臣監軍。赦李政修罪，隨輔臣軍前效用。以郭中傑為副總兵，充督輔中軍旗鼓。西洋人湯若望隨行，修火攻水利。進士程源私於監軍凌駟曰：「此行也，兼程抵太原，收拾三晉，猶可濟也。若三晉失守，無能為矣。」建泰出都，道聞山西烽火甚急，建泰家且破，因遲行，日三○。裡師次涿州，營兵逃歸者三千人。行至廣宗，紳衿城守不納，攻三日破之，殺鄉紳王佐，笞知縣張弘基。是日，即移兵出城。初，建泰承上寵命，恃有家財可佐軍需。已，聞家破，進退失措，遂巡畿內而已。

二月朔，上平旦視朝，忽得偽封，啟之，其詞甚悖。末云：「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。」一時相顧失色，朝罷，遂不復問。

李自成陷蒲州。及汾州、懷慶不守，福王出奔，與太妃相失，遂至衛輝依潞王。自成至太原。太原無重兵為守，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、朱孔訓出戰，孔訓傷於礮，牛勇陷陣死，一軍皆歿，城中奪氣。賊移檄遠近，有云：「君非甚暗，孤立而場蔽恒多；臣盡行私，比黨而公忠絕少。甚至賄通宮府，朝廷之威福日移；利入戚紳，閭左之脂膏盡竭。」又云：「公侯皆食肉紈袴，而倚為腹心；宦官皆齧糠犬豚，而借其耳目。獄囚累累，士無報禮之心；徵斂重重，民有偕亡之恨。」人讀之多為扼腕。蔡懋德知事必不支，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。中軍盛應時見之，退歸，先殺其妻子，誓將死敵。

初八日，風沙大起，賊乘風夜登城，懋德、應時策馬赴敵死。趙布政、毛副使及府縣各官四○六員咸死之，賊屍之於城。

李自成至黎城，他將陷臨晉。上下罪己詔，曰：「朕嗣守鴻緒，○有七年。深念上帝陟降之威，祖宗付托之重，宵旦兢兢，罔敢怠荒。乃者災害頻仍，流氛日熾，忘累世之豢養，肆廿載之兇殘。赦之益驕，撫而輒叛。甚至有受其煽惑，頓忘敵愾者。朕為民父母，不得而卵翼之；民為朕赤子，不得而懷保之。坐令秦、豫丘墟，江、楚腥穢，罪非朕躬，誰任其責！所以使民罹鋒鏑，蹈水火，殲量以壑，骸積成丘者，皆朕之過也。使民輸芻挽粟，居送行齋，加賦多無藝之徵，預徵有稱貸之苦者，又朕之過也。使民室如懸磬，田卒污萊，望煙火而無門，號冷風而絕命者，又朕之過也。使民日月告凶，旱潦薦至，師旅所處，疫癘為殃，上干天地之和，下叢室家之怨者，又朕之過也。至於任大臣而不法，用小臣而不廉，言官首鼠而議不清，武將驕懦而功不奏，皆由朕撫馭失道，誠感未孚。中夜以思，踟躕無地。朕自今痛加創艾，深省夙愆。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，守舊制以息煩囂，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，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。至於罪廢諸臣，有公忠正直，廉潔幹才尚堪用者，不拘文武，吏、兵二部確核推用。草澤豪傑之士，有恢復一郡一邑者，分官世襲，功等開疆。即陷沒脅從之流，能捨逆反正，率眾來歸，許赦罪立功，能擒斬闖、獻，仍予通侯之賞。於戲！忠君愛國，人有同心；雪恥除凶，誰無公憤！尚懷祖宗之厚澤，助成底定之大功。思克厥愆，歷告朕意。」

詔下，賊前鋒已至大安驛，議京師城守。賊至忻州，官民迎降。遂攻代州、五臺，官吏迎降。總兵周遇吉守代州，出奇奮擊，連戰○餘日，殺賊萬餘。賊合諸路賊進攻，遇吉兵少食盡，退守寧武關。賊陷懷慶，抵固關，分趨真定、保定。督輔李建泰兵過東光不戢，士民閉城拒守。建泰怒，留攻三日，破之。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，命跡訪諸王。遣內官監制各鎮，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，盧惟寧監天津、通、德、臨津，方正化監真定、保定，杜勳監宣府，王夢弼監順德、彰德，閻思印監大名、廣平，牛文柄監衛輝、懷慶，楊茂林監大同，李宗允監薊鎮中協，張澤民監西協。

兵部言：「各處物力不繼，而事權紛拏，反使督撫借口。」上不聽。

真定兵叛降賊。知府丘茂華聞徹，先遣家人出城，總督徐標執茂華下獄。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晝守禦，劫標城外殺之，出茂華。茂華遂檄屬縣叛待寇，賊數騎入城收帑籍。近京三百里，寂然無言者。

進魏藻德禮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、總督河道、屯練，往天津。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、總督漕運、屯練，往濟寧。魏藻德辭新銜，允之。有言各官不可令出，出即潛遁，遂止藻德等不遣。

詔徵天下兵勤王，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。上候於文華殿，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、少詹事項煜、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。上驟覽之，怒甚，曰：「諸臣平日所言若何？今國家至此，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，而謀乃若此！夫國君死社稷，乃古今之正。朕志已定，毋復多言！」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「棄山海關外寧遠、前屯二城。徙吳三桂入關，屯宿近郊，以衛京師」。廷臣皆以棄地非策，不敢主其議。

前總督陝西餘應桂奏：「賊眾號百萬，非天子全力注之不可。天下鎮將，河南左良玉，關東吳三桂，並高傑、唐通、周遇吉、黃得功、曹友義、馬科、張天祿、馬岱、劉澤清、土國寶、劉良佐、葛汝芝及副將丘磊、惠登相、王光恩、孔希賢、金守亮等合之，調赴軍前，會師真、保之間。督撫之外，加一督師，如史可法、王永吉其人，賜以尚方，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，庶賊可滅也。」

大學士陳演乞休，許之，賜金幣。始上憂秦寇，演謂無足慮，至是不自安，求去。

寇薄寧武關，傳檄五日不下，且屠。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，大礮擊賊萬餘人。會火藥盡，或言：「賊勢重，可款也。」遇吉曰：「戰三日，殺賊且萬，若輩何怯耶？能勝之，一軍盡為忠義；萬一不支，縛我以獻，若輩可無恙。」於是開門奮擊，殺賊數千人，賊懼欲退。或為賊策曰：「我眾彼寡，但使主客分別，以○擊一，蔑不勝矣。請去帽為識，見戴帽者擊之。遞出戰，不二日可殲也。」賊引兵復進，迭戰，脫帽以自別，我兵大敗。遇吉闔室自焚，揮短刀力鬥，被流矢，牙兵且盡，見執罵賊，賊於市磔焉。遂屠寧武，嬰稚不遺。李自成既殺遇吉，歎曰：「使守將盡周將軍者，吾安得至此！」

寇犯大同，兵民皆欲降，命城守不應。總兵朱三樂自刎，巡撫衛景瑗，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、朱家仕俱死之。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，先題曰「一門完節」。李自成入大同六日，殺代府宗室殆盡，留偽將張天琳守之。天琳殺偽兇暴，閱兩月，陽和軍民約鎮城軍民內應，殺天琳。

二月己丑，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姦宄，申嚴保甲。巷設邏卒，禁夜行，巡視倉庫草場。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，不許。召兵部尚書張國維、庶吉士史可程、進士朱長治、陳州諸生張鐸於中左門。鐸言三策，首請太子監國南，首擇者臣輔之。

宣府告急，命鎮朔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。

庚寅，召文武大臣、科、道於中極殿，問今日方略。奏對可三○餘人，有言守門乏員，當今之急，無如考選科、道，餘皆練兵加餉習聞也。是日，命內監分守九門，稽出入。京城武備積弛，禁兵皆南征，太倉久罄。至是，命襄城伯李國楨提督城守，守西直

門，各門勳臣一，卿亞二。論文武各官輪助。初議僉民兵，魏藻德曰：「民畏賊，如一人走，大事去矣。」上然之，禁民上城。辛卯，督師大學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，願奉太子先行。壬辰，上召對平臺，諭閣臣曰：「李建泰有疏，勸朕南遷。國君死社稷，朕將何往！」大學士范景文、左都御史李邦華、少詹事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。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：「奉太子往南，諸臣意欲何為！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？」景文等遂不敢言。上復問戰守之策，眾臣默然，上歎曰：「朕非亡國之君，諸臣盡亡國之臣爾！」遂拂袖起。

欽天監奏帝星下移。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，左良玉寧南伯，唐通定西伯，黃得功靖南伯，給敕印。劉澤清實升一級。劉良佐、周遇吉、高傑、馬岳、馬科、姜宣、孔希貴、黃蜚、葛汝芝、高第、許定國、王承胤、劉芳名、李棲鳳、曹友義、杜允登、趙光遠、卜從吉、楊御蕃各升署一級。督撫馬士英、王永吉、黎玉田、李希沆，分別應加實署。始棄寧遠，征吳三桂、王永吉率兵入衛。又召唐通、劉澤清率兵入衛。澤清前命移鎮彰德，因縱掠臨清南奔。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。已，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。

賊犯保定，大學士李建泰已病，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，兵潰。賊入保定，建泰被執。御史金毓峒守西門，賊執之，入三皇廟見賊帥。毓峒奮拳毆賊帥，仆之，躍入井中死。妻王氏自經。毓峒從子振孫以武舉效力行間，登城射賊，多應弦而斃。城陷，眾解戎衣自匿，振孫王禰褱大呼曰：「我御史金毓峒姪也。」賊支解之。毓峒子嬰婦陳氏，年□八，與其祖母張、母楊、嫂常，一時盡投於井。張抱孫於懷同下，侍婢四人亦從下。

乙未，命太監馬思理馳赴大同督兵援剿。

李白成宿陽和，遂長驅向宣府。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，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驕郊迎三□里，軍民聚謀籍籍。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，無一應者。三命之，咸叩頭曰：「願中丞聽軍民納款。」之馮獨行巡城，見大礮，曰：「汝曹試發之，可殺數百人，賊雖殺我無恨矣。」眾又不應。之馮不得已，乃自起燃火，兵民競挽其手。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。宣府軍民俱迎降於賊。鄉紳張羅彥自殺。

上按籍勸戚大璫，徵其助餉。遭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，奎謝無有。高泣諭再三，奎漫詞以對。高拂然起曰：「外戚如此，國事去矣。多金何益！」奎奏捐萬金，上少之，勒其二萬。奎密書皇后求助，後勉應以五千金，令奎以私蓄足其額。奎匿中宮所界二千金，僅輸三千金。太監王永祚、曹化淳助至三萬、五萬。王之心最富，上面諭之，僅獻萬金。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：「此房急賣。」複雜出雕鏤玩好諸物，陳於市以求售。後賊拷王之心，追□五萬，他金銀器玩稱是。周奎抄見銀五□二萬，珍幣復數□萬。魏藻德首輸百金。陳演既放未行，召入，訴清苦。百官共議捐助，勉諭至再，最後每省限額，浙江六千，山東四千，先後共二□萬。時諭上等三萬金，皆無應。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，餘不及也。又議前三門巨室，各輸糧給軍，且贍其妻孥，使無內顧，諸巨室多不樂而止。或謂從逆官吏，多非其心，請赦河南、北所俘偽官，以攜賊黨。

丙申，大風霾，晝晦。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，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，俱聽便宜行事。賊警益逼，有勸上南遷者，上怒曰：「卿等平日專營門戶，今日死守，夫復何言！」諭兵部曰：「都城守備有餘，援兵四集，何難刻期滅寇！敢有訛言惑眾，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！」

庚子，上召對，惟問兵餉。以舉朝無人，常泣下。廷臣長策，惟閉門止出入，餘無一籌。議增兵外城，則內闕；增兵內城，則外闕。襄城伯李國禎在事，亦不敢抗王承恩。

辛丑，分營都門設大礮。上又召對群臣，問禦寇方略，諸臣皆噤喑不能對。廷臣舉兵部職方司員外萬元吉知兵，算任司馬。給九門守者人百錢，召前太監曹化淳可守城。

南京孝陵夜哭。

癸卯，風晦。寇自柳溝抵居庸關。柳溝天塹，百人可守，竟不設備。總兵唐通、太監杜之秩迎降，撫臣何謙偽死私遁。總兵馬岱自殺其妻子，疾走山海關。時京師以西諸郡縣，望風瓦解，將吏或降或遁。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，云：「□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。」京師大震，詔三大營屯齊化門外。

甲辰，賊陷昌平州，諸軍皆降。總兵李守鐸罵賊不屈，手格殺數人，人不能執，諸賊圍之，守鐸拔刀自刎。賊焚□二陵享殿，傳檄至京師。先是，上知寇倣益急，下吳麟徵《請徙寧遠疏》，飛檄趣三桂入關。三桂徙五□萬眾，日行數□里。是日，始及關，賊騎已過昌平矣。太監高起潛棄關走西山，賊分兵掠通州糧儲。上方御殿，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，滋陽知縣黃國琦對中旨，授給事中。餘以次對，未及半，密封入，上覽之色變，即起入。諸臣立候移刻，命俱退，始知為昌平失守也。是夜，賊自沙河而進，直犯平則門，竟夜焚掠，火光燭天。京師內外城堞凡□五萬四千有奇，京營兵疫，其精銳又太監選去，登陴羸弱五六萬人、內閣數千人，守陴不充。無炊具，市飯為餐。餉久闕，僅人給百錢，無不解體。而賊自破中原，旋收秦、晉，久窺畿輔空虛，潛遣其黨輩金錢氈罽，飾為大賈，列肆於都門。更遣奸黨挾貲充衙門掾吏，專刺陰事，纖悉必知。都中日遣撥馬探之，賊黨即指示告賊，賊掠之人營，厚賄結之。撥馬多降賊，無一騎還者。有數百騎至齊化門進平則門而西，營兵屯近郊者詰之，曰：「陽和兵之勤王者。」實皆賊候騎也。時人心洶洶，皆言：「天子南狩，有內官數□騎擁護出得勝門矣。」守門皆內官為政，卿貳勳戚不得上。

乙巳昧爽，開西直門納避難者，內官坐城上，以令箭下，門立啟，無敢詰問，勳戚大臣惟坐視而已。

上早朝，召對諸臣而泣，俛首書御案□二字，以示司禮監王之心，尋拭去。

漏下已刻，急足叩城下，曰：「遠塵沖天，寇深矣。」守城內臣使騎探之，報曰：「哨騎也。」不為意。

日且午，有五六□騎彎弓貫矢，大呼「開門」。守卒亟發礮，斃二□騎，難民死數□人，門始閉。須臾，賊大至，方報「過盧溝橋」，俄攻平則、彰義等門矣。城外三大營皆潰降，火車、巨礮、蒺藜、鹿角皆為賊有。賊反礮攻城，轟聲震地。京軍五月無餉，一時驅守，率多不至，每堵一人多不及。諸臣方侍班，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，汗沫沾衣，內侍呵止之，國禎曰：「此何時也！君臣即求相見，不可多得矣。」內臣叩之，曰：「守軍不用命，鞭一人起，一人復臥如故。」上召入，因命內臣俱守城，嘩曰：「諸文武何為？」且言：「官止內操，我甲械俱無，奈何？」或曰：「我輩月食五□萬，效死固當。」乃請如己已歲所派數，俱乘城，凡數千人。上括中外庫金二□萬犒軍。是日，細民有痛哭輸金者，或三百金，或四百金，各授錦衣衛千戶。

丙午，寇攻城，礮聲不絕，流矢雨集。仰語守兵曰：「亟開門，否且屠矣！」守者懼，空礮向外，不實鉛子，徒以硝袋鳴之，猶揮手示賊，賊稍退，礮乃發。賊驅居民負木石，填濠急攻。我發「萬人敵」大礮，誤傷數□人，守者驚潰，盡傳城陷，合城號哭奔竄。賊駕飛梯攻西直、平則、德化三門，勢甚危急。太常少卿吳麟徵累土填西直門，因單騎馳入西安門。吏部侍郎沈惟炳守門，曰：「內守有宦寺，百官不得入，奈何？」麟徵排門而入，太監王德化語麟徵曰：「守城人少奈何？請增益之。」麟徵至午門，遇大學士魏藻德，止之曰：「兵部調度兵餉已足，公何事張皇耶？藻德且出閣。上方休，公安從入？」麟徵流涕，固請得以非時見，藻德挽之出。

是日，封劉澤清東平伯。時左諭德楊士聰、衛胤文入直，語閣臣：「左良玉、吳三桂俱封，而遭劉澤清。且臨清地近，可虞也。」閣揭上，得封。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至正陽門，欲登城，中貴拒之。李白成對彰義門設座，晉王、代王左右席地坐，太監杜勳侍其下，呼：「城上人莫射，我杜勳也。可縋下一人以語。」守者曰：「留一人下為質，請公上。」勳曰：「我杜勳無所畏，何質為！」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，同入見大內，盛稱：「賊勢重，皇上可自為計」。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，亦縋上入見，備述賊犯上不道語，請遜位。上怒叱之。諸內臣請留勳，勳曰：「有秦、晉二王為質，不返，則二王不免矣。」乃縱之出，仍縋下。勳語守璫王則堯、褚憲章輩曰：「吾黨富貴自在也。」初，聞勳殉難，贈司禮監太監，蔭錦衣衛指揮軍事，立祠，至是，始知勳固從賊為逆也。

兵部尚書張縉彥奏曰：「時勢如此危急，臣屢至城闕，欲覘城上守禦，輒為監視抑沮。今聞曹化淳王化成縋賊杜勳上城，未知

何意，恐有姦宄不測。」章上上手書遺縉彥上城按之。至城，內監沮之如故。示以上傳，始登。問：「杜勳安在？」云：「昨暮上，今晨下之。已上聞，無容致詰。」又曰：「尚有秦、晉二王在城下，亦欲通語。」縉彥曰：「秦、晉二王既降寇，如何可上！」內監拂衣去。因闕城上，守卒寥寥。兵部侍郎王家彥痛哭云：「賊勢如此，監視將營兵調去，李襄城處尚有□之四。家彥所守，兩堵僅一卒。」語未竟，城下坎牆聲急，太監王承恩礮擊之，連斃數人。王化成等飲酒自若。縉彥馳至內閣，約同奏，至宮門，傳止之。上下詔親征。召駙馬都尉鞏永固，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，對曰：「臣等安敢私蓄家丁，即有之，何足當賊！」乃罷。已，召王承恩亟飭內員備親征。申刻，彰義門啟，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。賊恣殺掠，前太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。上亟召閣臣入，曰：「卿等知外城破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上曰：「事亟矣，今出何策？」俱曰：「陛下之福，自當亡慮。如其不利，臣等巷戰，誓不負國。」命退。

是夕，上不能寢。內城陷，一闕奔告，上曰：「大營兵安在？李國楨何往？」答曰：「大營兵散矣。皇上宜急走。」其人即出，呼之不應。上即同王承恩幸南宮，登萬歲山，望烽火燭天，徘徊踰時。回乾清宮，朱書諭內閣：「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，來輔東宮。」內臣持至閣。因命進酒，連沃數觥，歎曰：「苦我民爾！」以太子、永王、定王分送外戚周、田二氏。語皇后曰：「大事去矣。」各泣下。宮人環泣，上揮去，令各為計。皇后頓首曰：「妾事陛下□有八年，卒不聽一語，至有今日。」皇后拊太子、二王慟甚，遣之出。後自經。上召公主至，年□五，歎曰：「爾何生我家！」左袖掩面，右揮刀斷左臂，未殊死，手栗而止。命袁貴妃自經，繫絕，久之蘇，上拔劍刃其肩。又刃所御妃嬪數人。召王承恩對飲，少頃，易靴出中南門。手持三眼槍，雜內豎數□人，皆騎而持斧，出東華門。內監守城，疑有內變，施矢石相向。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，因至其第，聞人辭焉，上太息而去。走安定門，門堅不可啟，天且曙矣。帝御前殿，鳴鐘集百官，無一至者。遂仍回南宮，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。亭新成，所閱內操處也。太監王承恩對縊。

上披髮，御藍衣，跣左足，右朱履，衣前書曰：「朕自登極□七年，逆賊直逼京師。雖朕薄德匪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諸臣之誤朕也。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，去朕冠冕，以髮覆面，任賊分裂朕屍，勿傷百姓一人。」又書一行：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。」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。不知內官持殊諭至閣，閣臣已散，置几上而反，文武群臣無一人知者。

丁未昧爽，天忽雨，俄微雪。須臾，城陷。賊先入東直門，殺守門御史王章，守卒蟻墜。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。賊騎塞巷，大呼民間速獻驟馬。賊經象房橋，群象哀鳴，淚下如雨。內臣前導。兵部侍郎王家彥自經於民舍。大學士魏藻德等未聞變，猶傳單醢金，方岳貢、范景文方傳導至西長安門，亟還。賊千騎入正陽門，投矢，令人持歸，閉門得免死。於是俱門書「順民」。太子走詣周奎第，奎臥未起，叩門不得入，因走匿內官外舍。上之出至南宮也，使人詣懿安皇后所，勸後自殺，倉卒不得達。兩宮已自盡，宮人號泣出走，宮中大亂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，徒步走入成國公第。尚衣監何新入宮，見長公主斷肩仆地，與宮人救之而蘇。公主曰：「父皇賜我死，我何敢偷生！」何新曰：「賊已將入，恐公主遭其辱，且至國丈府中避之。」乃負之出。

午刻，李自成氈笠縹衣，乘烏駝馬，偽丞相牛金星、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。時宮中大亂，諸賊帥率其騎，皆擐甲執兵，先入清宮。諸宮人逸出，遇賊，復入。宮人魏氏大呼曰：「賊入大內，我輩必遭所污，有志者早為計！」遂躍入御河死，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。自成自西長安門入，彎弓仰天大笑，手發一矢，中坊之南偏。至承天門，自成顧盼自得，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：「我一矢中其中字，必一統。」射之不中，中天字下，自成愕然。牛金星趨而進曰：「中其下，當中分天下。」自成喜，投弓而笑。司禮視印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先迎德勝門，令仍舊任。各監局印官迎，亦如之。因集選百餘人，餘皆散去。

自成入宮，問帝所在，大索宮中不得。偽尚璽卿黎某進曰：「此必匿民間，非重賞嚴誅不可得。今日大事，不可忽也。」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，封伯爵，匿者夷族。自成登皇極殿，據黼座。牛金星檄召百官，期二□一日俱集於朝，禁民間諱自成等字。自成同偽都督劉宗敏等數□騎入大內，太監杜之秩等率黨為前導。自成責其背主當斬，秩等叩首曰：「識天命，故至此。」自成叱去之。賊分宮嬪各三□人，牛金星、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。宮人費氏，年□六，投智井，賊鉤出之，見其姿容，爭相奪。費氏給曰：「我長公主也，若不得無禮，必告汝主。」群賊擁之見自成。自成命內官審之，非是，賞部校羅賊。羅攜出，費氏復給曰：「我實天潢之胤，義難苟合，惟將軍擇吉成禮，死生惟命。」賊喜，置酒極歡。費氏懷利刃，俟賊醉，斷其喉立死，因自刎。自成大驚，令收葬之。

內臣獻太子，自成留之西宮，封為宋王，太子不為屈。

辛亥，改殯先帝、后。出梓宮二：以丹漆殯先帝，黝漆殯先後。加帝翼善冠、袞玉、滲金靴，後袍帶亦如之。

谷應泰曰：

粵稽懷宗，以戊辰即位。而李自成諸賊，即以是歲起延安，禍本相尋，若與俱始焉。自茲以後，懷宗未明求衣，徵兵檄餉，日以討賊為事。而自成輩蹙而復振，有同鳥獸之散，忽若鳶鳥之聚。遂使民勞板蕩，將實妖氛，蓋至□七年之久。而黃巢直逼關門，赤眉大入內地，雖有智者，又安所謀禦敵哉！

乃若正旦風霾，孝陵夜哭，恒星入月，帝曜下移，則天變見矣。又若僭號咸陽，略據太原，突人居庸，驟窺畿輔，則地險失矣。更若勤王之徵，徵者未赴，罪己之詔，聞者不感，飾賈吏於輦下而機務盡輸，誘撥馬於營中而偵刺鮮實，則人事去矣。

當此之時，苟且以自救，忍恥以圖存者，止三策耳。餘應桂請會師真、保，吳麟徵請徙帥入衛，范景文、李邦華請遷國南都，此其可行者也。然而發言盈庭，是用不集者，智絀於晚圖，而事乖於窘步也。卒之北門鎖鑰盡授韶關，東閣鼎鑪徒聞肉食，帑乏瓊林之聚，兵多祁父之呼，奪禁門而不啟，幸戚裡而卻返。斯時虞淵日墜，空想揮戈；周鼎天移，誰能沒水。蓋至後宮賜盡，三王出奔，國破家亡，既血飛於繡襪，生人死別，又腸斷於桓山，豈非涉亂世而多艱，生皇家而不幸者乎？

更可哀者，酌卮內殿，望火南宮。殺生取義，寧從青蓋之占；披髮投繯，不入景陽之井。然且朕屍可裂，民命毋殘，恨結幽泉，言存衣帶。語云：「國君死社稷。」又云：「亡國正其終。」宜乎虀虀之蟄御，誓欲前驅，而拔舍之大夫，相從地下也。

然而致禍有由，因衰激極。彼周業衰於幽、厲，不在單狐；漢道替於桓、靈，豈關蜀郡。故明不亡於武皇帝，以孝宗之蘊澤厚；而明無救於懷宗者，以熹廟之留毒長也。乃論者又以善善惡惡，郭公致亂，知人則哲，帝堯所難。即懷宗遺詔，亦以諸臣誤國，理或有然爾。